

<<把我的心染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把我的心染棕>>

13位ISBN编号：9787225034416

10位ISBN编号：7225034413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索飒

页数：3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把我的心染棕>>

### 内容概要

本书系作者继《丰饶的苦难》后又一部解析拉丁美洲文化的作品抒情的笔法与广泛的涉孕，严肃的思考与缜密的考证，新鲜的知识与正义的立场，给读者以丰富的阅读享受。

从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到古巴，我们沿躺与白人殖民者轨迹相反的路线潜入了美洲。行走在黑皮肤的非洲裔人、古铜色的印第安人、有色的混血人之中，体味着他们的感情，不知不觉间，我把自己的心染成了棕色……

<<把我的心染棕>>

作者简介

索飒，青年时代于内蒙古草原插队，后就学并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 &lt;&lt;把我的心染棕&gt;&gt;

## 书籍目录

厄瓜多尔 飞跃火山国度 在基多逛工艺品市场 太阳“正坐”在基多 与费尔南多谈论印第安人运动 攀登修饰了“门脸”的墨安娜山 香蕉与可可 厄瓜多尔的“巴拿马草帽” 秘鲁 经波哥大深夜到达利马 访问“国际土豆研究中心” 在利马参加开斋节 沿着逐渐升高海拔的路线 在科尔卡大峡谷看到了两只神鹰 跟随羊改村的老头看古代梯田 在神秘的的的喀喀湖畔 终于到了伟大的莫斯科 在萨克萨互曼城堡与种土豆农民相遇 倘佯在库斯科城里 比奥莱塔领我们拜会土豆专家 走入岛鲁潘帕河谷 奥扬泰坦博是必经之路 拜谒马丘北丘 背离阿亚库乔的行进 白天行驶在泛美公路上 与印第安人同船行进在亚马逊河上 伊基托斯的橡胶热 告别利马墨西哥 抵达太平洋海岸的阿卡普尔科 走向普埃布拉 传说乔卢拉有365座天主教堂 普埃布拉的日子 到特华坎看玉米的“祖先” 遇上了“转基因”这个大话题 到雪山脚下的小村去看玉米 巴基斯坦阿訇讲解圣母玛利亚 附近有一个意大利移民村 一个“解放教育学”的实例 就近感受“解放神学” 跟随修女走访岛托邦故地 在恰帕斯看到了游击队方阵 恰穆拉的天主教堂里没有神父 在那个叫作“光明”的山沟里 看电影：《火与语害》 浓雾里奔向潘特洛古巴 哈瓦那断章 特立尼达 圣地亚哥 关塔那摩 告别古巴，告别美洲

## &lt;&lt;把我的心染棕&gt;&gt;

## 章节摘录

插图：这是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语谚语，遗憾的是，它依然是事实，象征着玫瑰花产业农工的命运。卡亚姆贝镇8万居民中，47%是印第安人，他们并没有随着3欧元一支的玫瑰花过上温馨的日子。就像一位墨西哥教育家说过：安第斯山区“是世界上唯一对动物比对人还好的地方”；在卡亚姆贝的种植园、加工厂里，玫瑰花所受到的关照大大优于农工所受到的待遇。

玫瑰在分类成捆后被放进接受水合作用的冷房，然后被存放在5℃的室内，直至进入机场跑道边的大型恒温冷库，再搬上飞机，三天后到达马德里，或一个半星期后到达西伯利亚，70%的玫瑰销往富裕的近邻美国。

娇艳的厄瓜多尔玫瑰盛开在马德里的餐桌上，怒放于纽约的五星级酒店里，玫瑰花公司的工人们却在农药污染、危险的重型机器、粉尘、潮湿、过冷过热的温度中煎熬。

全国400家玫瑰花公司(许多是跨国公司)中，只有两家公司有工会组织。

从事玫瑰花业的工人中，大多数是女工，20%是童工。

女工经常受到工头的性剥削，而孩子小小年纪出外干活，在印第安人家庭里司空见惯。

旅馆对面的公园里有一个民间工艺品市场，我兴致勃勃地逛着，热情绝不亚于逛巴黎或罗马珠宝商店的暴发户。

大红大蓝的棉毯织进了海洋国家喜爱的鱼类图形，巴拿马草帽的花边展示着手艺人的匠心……最别致的，是用亚马逊地区的“象牙果”(tagua)刻制的工艺品。

象牙果是棕榈树的种子，纹理、硬度、颜色与象牙相似，俗称“植物象牙”，在印度南部也有这样的植物。

真巧，这三类引我注目的工艺品正代表了厄瓜多尔的三大地理区域：沿海、山区和雨林。

我对拉丁美洲的爱情，大概有三分之一与他们的民间艺术有关，其余的三分之二各自归于他们的民歌和斗争史。

美洲的古代人一定是富于想像力的人群，大自然的恩惠给了他们编织梦幻的余暇，风土的壮观鼓舞了他们粗犷的审美能力。

古巴诗人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说过，“对装饰的喜好始终是美洲儿女的天性”。

我从不花高价在商店买回摆设，家里的每一件艺术品差不多都藏着一个小故事。

特别有一块十字挑花小桌布，总让我想起一个场景：那一次我为中国云南省的扶贫代表团作译员，在墨西哥城郊区参观扶贫工程。

流落城市的无地农民在垃圾深沟两边修出平台，搭起赖以栖身的简易房，每日与垃圾作伴，苟活之状触目惊心。

那一天我曾因一过性脑缺血在烈日下晕倒，醒来后周围一大群棕色面孔。

据说是他们七手八脚把我抬进了棚屋，灌了可口可乐(内含的印第安“古柯”可以提神)。

临走时，一个妇女一边说着“可怜啊”(pobrecita，类似蒙古族妇女挂在嘴边的“呼勒嘿”)，一边塞给我那条她亲手缝制的、用来卖钱换口粮的鲜艳桌布。

我一直珍藏着这块小桌布，就像珍藏着草原阿爸在牛蝇疯跑的季节送给我的一块裹头巾。

公园外的广场上，很多人支着画架卖油画。

在安第斯山民中，厄瓜多尔人素有热爱艺术的名声，这种情趣可能是这个国度风光明媚所致。

但我所喜欢的是那种独特的美洲风格，对比强烈的重彩，夸张的形象，变形的构图。

比如那些广漠的原野，粗硬的仙人掌；还有穿白衣裤的农夫，蒙黑披肩的农妇，大多只有轮廓，不露脸形。

美洲的风土人情可能不适于作现实主义的雕琢，倒与超现实主义天然默契。

瓜亚萨明不少作品带有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Oswaldo Guayasamín)的画风。

他是厄瓜多尔已故画家，名声极大，联合国里挂着他的作品。

1999年瓜亚萨明去世，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会议在哈瓦那宣布他是“全伊比利亚美洲的画家”。

他爱画骨节嶙峋的枯瘦双手捂掩着扭曲的面孔，那组系列画曾使我过目不忘。

其中一幅叫《血泪》(Lágrima de Sangre)：两大颗红褐色的泪滴从那样的手指缝间流下来。

<<把我的心染棕>>

<<把我的心染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